

論語

先進
顏淵
子路

卷



德川氏藏 會魁校正四書大全卷之七

德川氏藏

京山思皇周士顯校正

南鑾

下論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厚齋馬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不能者勉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

通考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三章泛言人品賢否

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

黃憲華曰大抵時人所謂君子非指成德君子也只取衣冠士類之云耳高中文曰問先進云是時人之言否曰明是子曰如何為時人之言夏九乾曰非必當時有是言只就當時看來意向如此蔡康喬曰謂先進後進者天地間人物前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逐旋進上之意故云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宋子曰禮樂只是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于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是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

如此

蒙引曰言如用之夫如是謂他日得位而言故曰假設之辭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好底聲音只是斂示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文轉道理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

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

以就中聖人之所以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則至於損過就中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夫是又從之何耶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周文公之舊即從周也文救之當然並行不悖之勢當周文公之舊即從周也文是欲崇質耶抑欲文質之問夫用禮樂而從先進勢人之道無適不中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

弊

蒙刊仲由字季路後為季氏宰固稱季路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所記朱子曰吳氏例

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因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所言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而短於才者也○四科不言而信者德行言者善為辭令者也○達於為國治民之意者文善為辭令者也○詩書禮樂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夫子教人為先各因其材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而長而已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為言也○雙峯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文法與言政事是也○人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事

論語卷之六

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

以大綱領使之治心修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

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

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

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爲證而斷此十哲爲世俗之

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

○前安陳氏曰曾子新舊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

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

而不在列馬○雲峯則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

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材者然

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

魯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未發通考仁山金氏曰曾

子傳道有若似聖人之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載

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賤之政原思

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於閔子賤之政原思

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

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

說

說音悅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

而遂以子張侑十哲可乎原定之禮以顏曾思孟

爲四侑前次議者猶以顏落曾替伯魚並在下列

爲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

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

幣旅陳享先聖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

燕禮籩豆簋簠奠先聖而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

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助字非故

未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

胡氏

論語二卷

曰夫子之於田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
又以深贊顏氏云爾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
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
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
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以其非助我
而言之粗若大若細莫不子之無所不悅則凡
精矣○厚齋馮氏曰夫子不權然領受而畧無毫髮
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
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說
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

鄭中甫曰外人之言與父母昆弟言無間矣尤西川以為間然之間即非間也蒙引或曰吳子蓋以閔子賢出群弟子之右故特字之而不名如春秋季子來歸之例然孔門弟子莫賢於閔夫子所稱亦莫盛於閔今其見於諸書者未嘗以字稱閔子雖魯及顏子夫子亦不得獨字之哉吳子不特解此節有豈以其無間於大義耶

李南黎曰註孝友之實積於中著於外句友字不重中就孝實德說外只是有諸中必形諸外是孝之可見者非以中為

家外為外人也

表了凡曰孔門弟子無稱字者此獨云孝哉閔子騫非夫子自稱之也乃內外素是有是稱也下句言字正與上相應

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出於私情○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
有之矣然或弱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
于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
曰按韓詩外傳閔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生子騫母
獨以蓋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生子騫母
一子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
故內則有以乎其家外則有以乎於人自內及外
無有異詞也○雲峯胡氏曰孔子於人自內及外
而夫子獨稱之也○雲峯胡氏曰孔子於人自內及外
歎○新安陳氏曰夫子推稱其孝集註兼及于友
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推稱其孝也詩曰兄弟
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
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子單之語友之實
可見間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
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

集海園曰南容初以富得
罪於定公夫南容自喪不知速
貧之愈也容因之而施散
及從夫子至南問老子曰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訛議人者也博辨閑達而
危其身者好察人之惡者
也遂三復白圭
宋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質
質與質客言及人之長短笑
人屏間竊聞之怒質質
百或解夫人曰婦不士之當志
皆之若是夫人曰愛其者
必取三復白圭之妻之今
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
親豈可以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質由是恐懼謹默

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
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孝即
其孝於人者而稱之見稱於天下為武周之孝見
稱於衆人為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為人之次者見
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其
孚於人者有廣狹也
三妻並去聲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カク念二反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形旬
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
也則打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官緇之行也孔子信
其能仁以爲異士○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
一旦讀此乃欲謹於言行也玩此邦有道所以不廢
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
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其兄子妻之此是合
他本無其

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以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質由是恐懼謹默

容章解之○范氏曰言者行去聲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

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

行爲實而言爲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
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
比干之死豈
容苟免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

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

之道也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顏淵
類曰父字季路孔子始
教學於闕里而受文字少
孔子六歲

刑馬曰徒猶 空也謂無車
空行也是步 行謂之徒行
故左傳襄元 年敗鄭徒
兵於洧上杜注 云徒兵步兵
也

杜預曰嘗為大夫無言
後也

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云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及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
問顏子死夫子何以止門
人厚葬高士言豈惟止
之蓋傷之甚焉曾子臨
然舉杖而易筆曰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矣聖賢
處死生之際乃如此

陳皓曰舊館人舊時舍
館之主人也舊車者中兩
馬為服馬兩旁各一馬為
駟馬○嚴陵方氏單馬
曰賈財賈財此以馬賈財
者以馬代貨故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共孔子六歲孔子始教
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
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
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考之則問之死

先于鯉故有以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
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

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謬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
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
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矣何必強
為之椁乎夫子視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詩聞

禮未為不才視子淵矣○胡氏曰孔子遇舊
館人之喪嘗脫駟以助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喪

而哭之甚使子貢助也助喪用也今乃不許顏
路之請何邪耶俗作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
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欠而鬻余

反諸市也問命車朱子曰記禮云大夫賜命車
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上以副其意豈誠

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興喪予之嘆而不自知其為慟即○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朱子曰門人謂曰喪禮固宜有分亦須無稱貧富固宜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率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也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為惇惻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嘆不得如死顏子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以愛人以德而不可姑息之義也喪子之嘆有勤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曰此與請車弗從事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之心無適非道也請車為溺於愛也夫理子不遂許之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厚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聽之牽於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豈所以葬顏子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焉於愛反

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
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通考南軒張氏曰合言
而不返目為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
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
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體魄為
鬼然非誠敬不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
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朱子曰反
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
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
聚散耳倘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散故生必不能
反要於終而字易繫辭曰原○新安陳氏曰深意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
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魯軒蔡

夏九範曰若問奉祭祀亦是日用的道理豈得謂之躐等夫子豈嘗不告蓋問事鬼神問死皆有馳心者真意故夫子拒
之曰未能焉能未知焉知分明說不必能不知謂有時可也

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
序而不知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
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程子曰晝夜
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程子曰晝夜
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通乎晝夜
之道而朱子本義曰通猶兼也○程子曰晝夜
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道則盡
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
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
有是氣則有是理○慶源輔氏曰
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
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
然也一而二者人鬼也死生雖有幽明始終而有
幽明始終而有幽明始終而有幽明始終而有幽明
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之不同而
明則生散則死相闕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
聚則生散則死相闕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
必有屈伸一而分則殊為鬼有聚必有一非微昧不
可究詰或曰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
之事也

之也。新度陳氏曰：告之以所當先，能先知者，是即
生知死以理言之。○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祭
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
神須盡得這道理，則那死時，乃知生鬼，理已盡，亦安
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非事公，卿入則事父
兄事其無當事者，事鬼亦如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
諂矣。○問未便知生馬，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才說破，則人便知性，以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親，君臣有
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生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者，須要一盡得這底道理，則死有底，道則死，底道
可知矣。○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
散，有生必有死，能知其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
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
神，寄寓于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
復更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中，曰：死便是，是都散了。
○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
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深，曉子路然，學不
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
躍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為
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

注本

之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龜體曰：魄，高
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主乎
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
須有箇盡時，盡則氣出，所謂氣壯下體，漸於地而死。
夫人將死時，無氣上出，所謂氣壯下體，漸於地而死。
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初不是疑，結別為一
散者，氣也。若理則自在地，便是理，不可疑，結別為一
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疑，結別為一
然人死，氣雖終歸于散，亦未便散，故祭祀有感也。
格之，理先他子孫，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
祀者，既是他子孫，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
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所以可感通然
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鬼復為人，如
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
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為厲，伊川云：別是
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為厲如子
之精狀矣。○慶峯錄：武曰：未會事人，焉能事鬼，如
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事人，焉能事鬼，如
會奉事。○蔡氏曰：事人，尚不會事人，焉能事鬼，如
知死，以所祭之理，言。○通尚：朱氏公：遇日子路問
事鬼，神舉其祭之理，言。○通尚：朱氏公：遇日子路問
夫子之神，不語者，是鬼神之神，言而

中庸

論語

二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盡心上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聞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
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
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則直之貌以二
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的人大凡
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言深氣沉問問侃侃
孝自自然有問問氣象○問問是深氣沉問問侃
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問問問行行
侃侃是解剛正之意如舟求平目自是問問問問
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問問問問
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問問問問則
不於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
懷必立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樂氏曰此章當以

閔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

蒙列孔子之料子路事之料孟成括皆聖賢之正術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
推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下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已以
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下不當矣動容各商時守
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
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此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
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有是曰守之誤
先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
先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

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去聲○在傳哀

圍孔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孔悝伯姬而先太子與五

人介被甲也與從之微服也欲用以盟伯姬懼以

登其臺築室聞亂使告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

迫既

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親矣季子
曰吾姑食焉不辟也曰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
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天子馬用孔裡雖殺之或繼
懼下石曰孟子無勇若燔臺者必舍孔裡叔
斷髮冠結纓而死于路曰君于死
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漢書引此句上有曰
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
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
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
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于委質之始○子
略為公為非故也何以其事未達其如此如衛君待子
以出公為非故也何以其事未達其如此如衛君待子
為政夫非故也何以其事未達其如此如衛君待子
公為非故也何以其事未達其如此如衛君待子
非義也○爾其死然其死也何以其事未達其如此如衛君待子
可謂之不得其死也何以其事未達其如此如衛君待子
於仁者謂之不得其死也何以其事未達其如此如衛君待子
害仁者謂之不得其死也何以其事未達其如此如衛君待子

孟叔

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新交陳氏曰天子初無
由不得其死然先儒云陳慥殺命者易從容就義
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陳慥殺命者易從容就義
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
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
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
矣而子路終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幸也
氣象言終如不違如也借哉通考宋氏公遷曰此
也象言終如不違如也借哉通考宋氏公遷曰此
問者子路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
言辭也又顏淵季路侍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
見四子氣象見於此言辭之問者如子路之氣象
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明友共散有如此然浴沂
質實之氣象則亞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厚
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厚
于子路之氣象則亞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厚

謂身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名藏如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李商隱曰視其事勢何如當日之魯皆為季氏矣不曰魯為長府而曰魯人為長府見一國之

人皆其人無敢出言止之
而魯君一教其死矣
之言豈特為一長府查
為勞民傷財與存錄羊
之供定蓋徹之賦役變
之謀請陳恒之討同意正
中魯之膏音慶故曰中
非中理之謂也
蒙引魯人亦當道人也

不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南臨川人改作勞民傷

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

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

利聚歛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

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必妄發必當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

于理也○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問問之

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斷氣雍容似有商量未

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

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

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
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
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
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
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子路之言必有中
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

子曰由之瑟索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

鼓瑟有比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

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

之聲其興也勃然紉為一比鄙之聲其廢也忽然

問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焦澗園曰門字生來堂室
二字升堂是得門而入者
矣

室也

問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
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也到正大
高明之域時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
失而遽勿之也商辨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
有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
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裂共敵及程子謂其達知
便是不知食氣象則其非堂可知至于以正名為迂
而不知食氣象則其非堂可知至于以正名為迂
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
之室與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
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
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聲去為苟難行不貴苟難行故常

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商

曰觀答問交一章及魯子稱其堂堂可見其好為苟
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
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其好為苟
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信聖人之教而
模狹隘○陳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
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模謹守看論語中
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夏便規模謹守看論語中
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
說固是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
賢以上聖人之事他地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
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

南黎曰子貢病痛已有年
張之心矣故一聞過不及之言
而遂疑為師愈夫子抑責
而隄防天下後世之意至深
遠矣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
當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
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
謹守規矩也與平聲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

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德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

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言也

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
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音扶過與不及

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

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

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

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

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

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智愚不肖之說以發明

只言過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

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

益之

○季氏富貴周公而來也為之聚斂而附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

申甫曰自古富人多矣不見
富於別人而富於周公此是
記者書法常用周公之固也
當謂再求不當仕季氏不
當仕季氏何寧苟能救正
之亦孔子往公備所召之
意夫子不責求仕季氏
而責其長季氏之惡也

許敬菴曰聚歛非
如後世之頭會箕
歛只是田賦之事
漢羊切竊

李南熱曰非吾徒是斥於
門牆之外小子鳴鼓而攻之
是欲盡其罪使無所容於
斯皆深惡痛絕之詞非師
張友親之說○當與聖無
能改於其惡及富禁句參
看
鄭淡泉曰周公豈是富子財
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
富于魯侯故言富于周公
耳魯周公之封國地方百里
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

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
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聲之急
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
以責之也聖人之惡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
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
人之無也廣源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
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
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
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
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微朱子其孰能知哉
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

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
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
故也新安陳氏曰使能反身修德則知吾身自有
弱若求之徒却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相資質
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
不自知他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以為如
此又拔不出向從其惡○問冉求季氏聚斂何子於
門弟求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子於
曰冉求之意當是待聚斂而後見自公族之世官則
已失之矣當是待聚斂而後見自公族之世官則
下則尺地一夫皆非君之任也士之仕則已世官則
其強僭而忠於大夫者則使求之季氏能則已世官則
為之聚斂而使臣愈強而公室愈不吉矣今乃反
子以無改其德而從士之常言以蓋不自知
其學之未至而以德而為士之常言以蓋不自知
此耳曰然則未子曷不仕於季氏而責之也曰
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
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

矣

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
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甯桓公曰法度
有既不能正而臣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
室益以衰弱此求之如閔子見幾而作門為深也原
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門為深也原
而不自知也○憲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况季
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則非義之中又非
聚斂之深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
賦使再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國語季康子欲以
周公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
猶不安於此也夫子論而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
不可也○然則孔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曰
之宣力而不可也今夫子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
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雲峯胡
事書曰用田賦其於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於此
冉有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初牧季氏之初
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牧

韋昭曰賦
留田賦也
康子欲加
賦使訪之
也藉田之
法周禮所
制也高
是也

象山語錄柴愚參魯曾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宰子戡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礪就其遠者大者後乘子羔早卒

○柴也愚

故屬意於曾子
李九我曰愚魯者精神內守
者也辟矜者精神外馳者也
務內者中常有餘務外而
根本荒矣此學術內外之辨

王肅云春分當春穀始生時
戶歲出於此時不殺生也○
春夏生長之時草木未折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反賢遍齒
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入矣
出於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
殺方長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
柴之門者曰彼有致思篇前賈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
季羔曰君于不爾隨季羔曰君于不爾隨季羔曰君于不爾隨
乃入馬○君于不爾隨季羔曰君于不爾隨季羔曰君于不爾隨
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時可也
以爲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實之說柴所
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
厚底人不會見得道理故曰愚

履家語
作禮

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宋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堅守到底不肯到畧曉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微若理會不得便放下如何得通透終于魯而已若魯鈍者却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若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

徹

師也辟

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波其瀋而自謂入其與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辟婢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意于容儀

由也嘖

嘖粗俗也傳聲稱嘖者謂俗論也慶源輔氏曰由

為○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御之使知自勵也軒野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

辟則文煩，嘖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編矯，勸而擴克也。○問柴愚參魯，師辟之，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克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魯則質厚而已，愚者暗，辟者少誠，實者粗，俗若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粗，俗比之，三子已爭，況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粗，俗比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教如易，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耶？○廢源輔氏曰：愚者智外遺乎內，則誠不足，便僻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于中也。夫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廢源輔氏曰：四者皆稱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純，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甚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二章不類，恐非。

焦澗園曰：空如者，孔子也。庶子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即覺而歸于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躬也，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未兆易勸，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顏子散之於微，故曰庶幾。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源輔氏曰：此與屢空數至空，賸也。數音不以負，窮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賸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問集註中言：近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者皆以樂道也。采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類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賈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其樂也。○潘室陳氏曰：單歌屢空到此境界，不改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源輔氏曰：此與屢空數至空，賸也。數音不以負，窮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賸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問集註中言：近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者皆以樂道也。采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類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賈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其樂也。○潘室陳氏曰：單歌屢空到此境界，不改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蘇紫溪以在傳學子猶強為貨殖作多識解証佐，何必曲說。

中夫聲

尤西川是則化而不積殖
則積而不化億則又多伎
倆多中而自喜展轉精
量放心無旁矣非天命之
本然也殖化貨三字是借
用于貢多學而識猶之
貨殖云耳非謂貨財生
殖也四民異業而同道謂
賢遷有無不受命可乎
何以云常用力於自守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
與時轉貨貴注云廢舉停時也與時逐時貨貴
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貴德音度
音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道新安陳
殖是不如其安貧不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
受命是不如其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
多中也雅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
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時事至聞性與天
道則不為此矣張氏曰貨殖便生計較總計較便
命也華氏曰或者不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
言以正樊遲字稼圃夫子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
之乎○范氏曰屢空者單食瓢飲屢絕而不改
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
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張氏本
作程子

弟子傳

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極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

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
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
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夫子嘗曰賜不幸言

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左傳

十五年公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高其容仰公受玉甲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
君者皆有死而於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
周旋進退俯仰於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
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取之朝祀喪戎乎是乎
事不體何以能先高仰乎此年公薨哀也驕近矣
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也驕近矣
以邦子益來獻于辜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於

理

黃荃峰曰篤非朴實之謂有真切惻愍的可信致到懇至豈可據之意凡言論篤實則其顏色自亦莊重貌與言相須者也

之羨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與以其無學問之功也通考宋氏公遷曰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恒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董氏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于為善人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入也言指論字貌子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于入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胡氏曰君篤遂與之必覩其行事乃可也○栗峯曰君言者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諫

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而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而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蕪絮即所謂色取仁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間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無父故退之

林次崖曰無人猶言加倍
於人謂人無二人之勇也
申甫曰無言其加倍常
人即無道無程之意
註中勝人之說未精

遂巡却退貌又甚懼也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
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
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
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
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
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
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
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
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
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以必能待教
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其必同時亦未必
互問問同答異未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
造化二子之心雖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
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

此章參看正
可相發明云

湛甘泉曰敢死者敢而
死也敢勇赴難而致
死也

武公伐翼殺哀侯
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
以子見天子今子為上
卿制晉國之政斷曰
成聞之民生於三云
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
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謝氏

非不取之敢乃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

死則害是死生不在國人在人而在子淵故子淵之

自為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

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柔共音恭子曰民生於

音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與生之思同類也
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
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栗子名
成林共叔
晉哀侯
大夫死於
哀侯葬
其時之語

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

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湛甘泉曰：何謂以道事君也？引君當道而志於仁也。何謂不可則止也？不可者，志於仁不當於道也。止者，當止之也。所謂當君也，獨正之也。書曰：予違汝弼，是也。何以謂從之也？於不可則不能止而反從之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而去。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群等乎群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盡責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
熟矣弑逆太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
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
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
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久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問孔子
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
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
從故也若季氏旅秦山伐顓臾而皆在政事之科
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
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則決

決不從矣此亂世而遇庸庸之主一毫亦不放
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庸之主一毫亦不放
過○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
由終是事豈不知聖人也曰是知他必可保然
義他事豈不知聖人也曰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
是身已便不干自可奪之節是知他必可保然
如做一郡太守自邑宰所謂事君能致其死事
這不成就利害之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卒
臣曰大變利君惟利不從何必爭守之亦未為
氏曰大變利君惟利不從何必爭守之亦未為
習嗟始也惟利不從何必爭守之亦未為難卒
始嗟始也惟利不從何必爭守之亦未為難卒
至此耳雖然豈遂欲逆哉惟其矣漸清順長而
皆為人失循以臣事君之義則由求未至是也
曰方子然欲假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極言其
臣之道及節應答之際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
人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其父之季孫意如之子
逐昭公也○厚齋馮氏曰其父之季孫意如之子

傳習錄曰漆雕開曰吾
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
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未
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黃葵峰曰子路嘗對夫子
云南山有竹不採自直斬而
用之達於屏華以爲器何
學之有夫子曰括而櫟之
而斲之其入之不深乎不
學而使為宰是以子羔為
南山之竹而不欲其入之深矣
見家語子路務見言而不學已下葵峰之語

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曾而以爲大
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爲問故明以爲大
父與君不從折之不可則止者於試逆非不可之
大者欵平常能不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未
不可則止者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未
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由仕於出公未
爲之死求於伐顯吏惟知爲季氏子孫憂於父子
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
之不臣故許由求爲死節之臣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厚齊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
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

李南黎曰有社稷自不以事
神言云治民人以守其社稷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
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
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

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
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
邑非所以全之也

惡夫佞者

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佞禦人
 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佞是口快不是
 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也○
 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
 來答孔子○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故惡其佞也○學者也在傳襄公二十一年子產曰僑聞
 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
 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
 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
 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朱子曰子路非謂不
 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
 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未有待讀書而自得者○
 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
 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

朱子曰禦
當也猶應
答也

朱子曰
也葉蘭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
 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
 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
 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胥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
 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
 而下則既有書修己治人之材者皆聚於此學者豈○
 可不之讀而遷自無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
 聰明率易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
 而置之于事固無非學之地故夫子有賊夫入之歎○
 夫民人之於事物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
 多識前言往行古人之無所適而蓄德者實有賴乎是○
 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蓄德者實有賴乎是○
 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非敦篤潛泳之功○
 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可恃而非敦篤潛泳之功○
 子所以責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夫○
 仕以行其學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夫○
 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坐才卧反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耳

言我雖年少去長於女同汝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

垂去聲

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

饑音幾饉音僅

比必

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二反下同

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方何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厚齊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冉有皆以三年爲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

李南黎曰冉求之所任者專在政而不及於教矣既男六七十又曰如五六十不曰願學而曰以俟此見其詞之益遜處

問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侯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朱子曰子路之使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

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嫖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

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焉新安陳氏曰求

侯君子自居故必先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

會眾也音曰同曰宗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

會眾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

更通而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自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

規他弔音他竟反

曰言...

廿一

鄭玄曰端當為冕字之誤也正義云端音冕也
蒙到日以服則玄端以冠則章甫禮樂之所在也
南帶上讀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傷盛服也
漢書景帝宗廟會同皆天子之事而諸侯相之者也何謂宗廟也大宗之廟也天子之七廟也何謂會同也吾徵於周禮矣

朱文公會點詩云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和風拂面吹
心安國曰鏗爾者投瑟之聲也
蒙到鏗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
楊升菴曰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私阮矣

李九我曰吾其點也其字作共字解如曰點也浴吾共汝偕浴點也風吾共汝偕風點也詠歸吾共汝偕歸意也

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
衆也十一歲王如不巡符則不服盡朝朝禮既畢
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符
殺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編時聘曰問殺煩曰
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
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以
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禮衆聘焉五服朝之元
年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衆
也類即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
見也類即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
龍衣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玄端而
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
章端章甫是已玄端取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
于虎門是已玄端取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
二寸而屬幅廣表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
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
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也皆以漆相替君之禮者
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漆相替君之禮者
言小亦謙辭厚齋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
當是時諸侯朝于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
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

一子以子路象哂故其辭又謙
鏗苦耕反舍上聲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

乎三字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

然嘆曰吾與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

沂魚依反

雩音于

禮記卷之六

十一

一級志宛州府溫泉在曹
縣南七里流入沂水又沂州東
北郊城縣西北俱有溫泉土
人皆號石為池引以澡浴
李南黎曰上已祓除起於
后不必引及
封土為壇除地為壇
擇除地也禮記去擇為壇
或作壇

志溫泉之說有劑量矣○上已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被除自魏後只用初三日巳巳如首丁之類巳日甲也祓除祓亦除也除舊取
新之意浴亦是去舊垢
而自新也浴盥濯也盥洗
手濯洗身依語類只是手
足
表了凡曰天子嘗曰也狂
狃乎喟然之嘆正是與狂
之意人欲盡廢天理流行
一段太竟誇張即朱子晚
年已自悔其說之非矣
李南黎曰大抵浴沂風雲
只是寫个共適意思近
莊生寓言不必指實也
王陽明曰三子是有意必
會點却無意必便是素
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
入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
器也會點便有不哭之意

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路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四十餘歲合居子路希間聲歌也作起也撰其也所見不同方待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此下規他樂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者其意有鳳凰翔于干
氣象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新安陳氏曰衣至此時則浴盥音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浴之為盥濯祓除朱子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于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也韓愈李翱疑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改浴為浴不察此耳
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音樹木也詠歌也通考巴川楊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

春建辰之月猶風春日載陽春之樂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肯則四時寒燠之休序與表裏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物熙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春意若以爲寅月沂水之凍曾點之方解零雪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音扶音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克滿無少欠缺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就本文反復出有故其動靜之際從此容如此
容如此宋子曰曾點皆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自之耳看他鼓瑟希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得等閑說話當是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震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足然流行隨時隨處不待勉强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無備自然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

欠五刻

得會哲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而能知夫子所謂曾點
 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
 相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其日
 用之常初無舍也聲為去人之意胡氏曰即其所居
 和之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已為人之意
 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
 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知我則將無
 所以異於世矣此點而其冒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
 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反形於言外
 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之妙作一句細分之上下
 節二不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
 趣不進可以尋常解書刻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
 力進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口用之常則
 即其意初無舍已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次
 得之意初無舍已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次

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
 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
 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
 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
 亦有以識此矣宋子曰魯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
 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
 可樂也點獨鼓瑟其問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
 志也點獨鼓瑟其問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
 然後不肯見少間乃徐含瑟然對焉而悠然遜問若
 終身而志之所為者及夫予慰安之然後得已而
 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所以與之也莫春之日以言其
 童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
 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沂水舞雩魯國之
 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于一時而夫論
 則固萬然天地萬物之內心若聖人對時育物之心而
 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聖人之事也

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魯曾習心中無
一毫事佛老子馭風之無意必固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
以異于佛老子馭風之無意必固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
生曰曠然無所倚着而不察乎此則亦何息之與於虛
但曰曠然無所倚着而不察乎此則亦何息之與於虛
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道哉○則亦何息之與於虛
是事動靜語默莫非道是道是道是道是道是道是道
非道動靜語默莫非道是道是道是道是道是道是道
自看此意思不見如常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
蓋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被超然看破這意
流行觸處皆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親
臣有義之類無非道是道是道是道是道是道是道
此物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而時習之亦親君
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是聖人排得來安得私意聖人
物莫非天理初豈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
不着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
見得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
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充是事業優為
會點見得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充是事業優為
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所充是事業優為之視三子

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
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不
忠事所謂一者甚也○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
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
點見道無礙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語所
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語所
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問者而其語
言氣象則固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問者而其語
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未了說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好所以今日也浴沂詠
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今日也浴沂詠
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好所以今日也浴沂詠
日也浴沂詠歸却管聽他恁地好所以今日也浴沂詠
是爭個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
說得驚天動地較粗不如曾點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
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
只是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外乎今日之學與為
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外乎今日之學與為
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禮樂與
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

四書大全 卷之七 命語二

廿五

李商黎曰曾哲後是活
字曾哲欲有所問故後而
未出也

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于異
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
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
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
事上學。又無曾點。脫灑意思。○謝安陳氏曰。曾點
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
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意
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
點所見之高。而點超然于一時。所言觀之。三子獨
規于事。為今而未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宜
夫子獨與之也。自三子行處之事。以達於用。始為
無弊。不然。其體又流於狂矣。通考。任山。金氏曰。與
點所以激三子。下文實曾點。

三子者出曾哲後曾哲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

夫音扶

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朱子曰禮者理之顯
禮則理在其中矣

與平聲下同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而非邦也者

安見以下
未子之答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未
子之答無貶悲檢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

既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

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

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如此

志平實無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高遠之意

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聲有不掩焉

耳此所謂狂也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

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

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

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

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

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

○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

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

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

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之更進不

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

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

志下篇曰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朱子曰堯舜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

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

宗廟以下夫子之答

意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大綱意思于細密處未必
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深開却破實○其○點與
參相反父子問為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力者
大故能先見其本往旋於事為問有不骨用力者
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去一貫之說必待夫
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未兼該禮用全備
其父而後下其子虛實之分學得必有以辨之○問
不門類乎點也何為不獨得斯道之傳向也○竊
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弱於小見
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趣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
人為技藝之學者有無一見而超然悟有終日乾
乾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性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
其資稟志量見識趣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
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
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點而非點所及也
曰哲之不及乎回參而卒未嘗不形見於事物
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

確 砒

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乎
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全功也點之志則大
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
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潛實中之正之
意有不足焉則見趣高而遺卑見大而畧小見識有
餘而行不足焉則見趣高而遺卑見大而畧小見識有
論參也雖然自回向參而論之則誠有未至自學者
事為之末而曾中豈可忽哉規規剪剪有未至自學者
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
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顏淵有隱顯
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為由求赤視顏氣象差
小而所言顏所能為由求赤視顏氣象差
皆其能事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
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
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
各一

復禮而仁在其中矣一說勿猶
言弗也與愛之能勿字尚泰

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
動未發時也若須致其動而後克不亦晚乎此固得
○克問克已復禮如底工夫到精粗之節私意未去
之便者未盡然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去私意
是粗者未盡然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去私意
細密工夫復禮却乃是他精處○克去私意未去
如此則復禮却乃是他精處○克去私意未去
既則室自清○克去私意未去
掃則室自清○克去私意未去
落腔窠克已復禮却乃是他精處○克去私意未去
物所以說外別有復禮工夫也○克去私意未去
一己去便復禮却乃是他精處○克去私意未去
底已去便復禮却乃是他精處○克去私意未去
克己而復禮却乃是他精處○克去私意未去
欲兩途不是復禮却乃是他精處○克去私意未去
屬人欲底且如立齋即須克己復禮却乃是他精處
跛倚而未底且如立齋即須克己復禮却乃是他精處
齋時底不係人欲也○克去私意未去
禮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為仁
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為仁

便

蔡虛齋曰歸猶與也與
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
物歸他了稱道人亦然
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
這箇歸他了字義須要
解得切

專言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
言禮之禮仁在其中矣○克已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
禮欲淨盡是曰克已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言至大以天下言○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以仁稱之非是下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
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皆與其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是也○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是也○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圍于其意○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仁我所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皆
得着所以稱之○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皆以仁稱之○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
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用矣○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

四書大全

論語

四

曰言之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
竟如日之恐人謂一日如克此便了須是日接續用
功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無少間斷然流行
矣須玩味淨字淨是盡者無一毫克不盡之謂也
子復禮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
已復禮有幾多大力使工夫須日日克復是日日
這都是自用力使工夫須日日克復是日日克復
於是論語者二一物之心○夔峯饒氏曰一日之語
也一論語者二一物之心○夔峯饒氏曰一日之語
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之功而復之也然則欲克
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也然則欲克之機
下歸仁所以成功之效言之以仁為仁也然則欲克
者果何所以成功之效言之以仁為仁也然則欲克
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
其亦勉諸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
此而已矣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
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
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也
問歸猶與

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也
似兩般采子曰惟其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也
於此兩般事若一地於那事亦必得仁地所以
皆稱其仁復禮則事事皆仁而合天理耳問克已
問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克已則一日之
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克已則一日之
何得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克已則一日之
不害其為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克已則一日之
下歸仁也
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胡氏
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
以氣集注克說人欲未嘗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
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曰然亦
得裏面小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曰然亦
之氣稟有偏所見亦性而忘其難故云然○人只
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柔須先就剛處克去
多而處事必失之柔須先就剛處克去
踞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
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伊川云雖無
仁與禮樂為邦先底事○有克已之復禮工夫問
四代禮樂為邦先底事○有克已之復禮工夫問

克已

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怪口稱揚。遂以為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收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未說着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初無吝驕作我。蠢賊只說克己。一邊却不別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之者。已判然矣。故不復。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禮之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

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至。而勝私復禮之機也。

私勝則動容周旋無少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

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

纜見非禮處。便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

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

此子非禮處。也。須要爭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

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

視。和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

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此。個。不。循。道。理。處

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理。也。所

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其自

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于外也。內外之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持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契。

孔子國註事非一事也
蔡沈註事非一事也

繫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
一身耳目口體惟其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
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者
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
克已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
是則日用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
事如事事之事審無無惠○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丞相之事○新安
陳氏曰事事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
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
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
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
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
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已私只是微過○程子曰
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

平聲

東廓曰顏子非禮勿視四句
皆於心上勿之皆直內之字
也非以制外而能養乎中也

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
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外言其理如此
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
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
問克己工夫從內面說去反說制于外如何曰制
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顏淵事斯語所以進
於聖人及之意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
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
平之有要視為之則陳氏曰人心出入無時
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之則而已蓋人
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非禮故
當以是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
總綱即動而應無蹤跡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
本震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
所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招鑿五
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
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

準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
 則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前則心體遂之而遷矣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
 已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
 不好至蔽交于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欲
 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克己而誠矣爾氏曰物欲
 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誠矣爾氏曰物欲
 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載然限斷使不正之
 復禮即禮之安其內也爾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
 乃所以用力於此也爾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
 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爾氏曰
 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爭盡表裏
 一貫自無所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
 用其力矣朱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
 物化遂亡其正朱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
 至則智足以知之而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爾氏曰
 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爾氏曰

且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
 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爾氏曰
 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也爾氏曰
 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爾氏曰
 形體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為之引爾氏曰
 去矣化則與之相忘知一而無彼我之問也爾氏曰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朱子曰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朱子曰閑邪存誠
 和存誠朱子曰閑邪存誠
 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爾氏曰
 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爾氏曰
 以特說心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爾氏曰
 云開眼便錯視所以特說性上說爾氏曰
 性道理本自在這裡却因雜得外有秉彝本乎天
 聽所以就性上說爾氏曰
 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然之理爾氏曰
 外而引入內視為不知視是自然之理爾氏曰
 故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只是前一面來
 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

支與枝同猶木之多枝葉也易曰其辭支

在內故當制之內者於外以安其內耳之噫其言箴曰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慶源輔氏曰
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
○陳氏曰外不躁測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
開要矧是樞機與我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書曰惟口出好與我出好去聲善也我兵也言
在樞弩之則有弛所係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
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陳氏曰
出好則吉則榮與彼者甚捷凶則辱發於口傷易聲則
者甚微則吉則榮與彼者甚捷凶則辱發於口傷易聲則
誕傷煩則支慶源輔氏曰出停來遠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離已肆物忤反五故出停來遠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
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
云矧是樞機曲成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
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

門

物忤出停則來遠○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
吉凶榮辱是當謹於接物間却說得周備○陳氏曰
忤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
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支○朱子曰
枝從身之旁而逆出者乃煩中則支於支猶木之
易則誕由其妄而逆出者乃煩中則支於支猶木之
也○陳氏曰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煩則支於支猶木之
○朱子曰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煩則支於支猶木之
則純乎不善矣朱子曰是輕言煩是四項病痛而諸家只解
字非矣二其動箴曰哲人知幾下平聲誠之於思
士勵行去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朱子曰
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與不
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
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
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于內不可不誠為動之
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連從欲惟危動之
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結上文二故裕逐人欲
這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
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

四書大全

論語

卷

之私則易陷造反到次克念戰兢自持慶源輔氏
於下故危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躰也慶源輔氏
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
氏曰造次克念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不可
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習與
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
之時亦必誠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常習與
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常習與
性成聖賢同歸覺軒蔡氏曰聖性之力篤矣常習與
曰同歸新安陳氏曰謂志士及其成也謂哲人賢
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此性蓋以
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此性蓋以
氣質之性言與上文善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
以天地之性言也程氏曰物欲無一毫之禁
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程氏曰物欲無一毫之禁
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清明無一毫之
妄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思貌而
非動視聽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思貌而
言非動視聽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思貌而
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成謹以存養也真氏謂
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

其外入而動于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
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
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
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
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
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
則此仁之大用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
割然中節矣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
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
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
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慶源輔氏曰非顏子
已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則雖告所以克
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所以克
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
以仁為己任張氏曰非所以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
致不與焉張氏曰非所以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
勿察於非字非至明不能致其決是言其幾是言其
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不能致其決是言其幾是言其

不自覺於其真之中矣非至律則不能央天理人
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之理而不能肯進
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變峯流氏
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云戲言戲動却是
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屬一件詳畧不同何也
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是屬一件所謂言行君子
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是視所是也動是動行是行
都只是身之動視是目之動所是也動是動行是行
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言是又約言之
言有詳有約故以詳告之問
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問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

承太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敢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解出門使
怨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則

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

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

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施也主敬而仁之存也

已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也主敬而仁之存也

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新安陳氏曰上章

已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驗我之能

敬恕若內外尚有一毫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

此之謂自考○朱子曰無怨在家庭無怨在鄉里無怨在

所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庭無怨在鄉里無怨在

流水注出於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庭無怨在鄉里無怨在

無虧欠內外間有一毫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

命居

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
 聖人言語極謹密說不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祭下而此意則體用上無備曰只是如此則日用之問無少間
 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
 際私意直是何所容便已而不恕始得曰極密○問如
 以刑加人豈人所欲其心亦自而後推之為然故以刑加
 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已而後推之為然故以刑加
 加諸非強所不罪也其心亦自而後推之為然故以刑加
 之而非強所不罪也其心亦自而後推之為然故以刑加
 真會忠而徒為怨亦自而後推之為然故以刑加
 何獨得他無曰此其對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
 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
 記則亦以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私意無可萌之時
 敬則必敬以養之○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
 無可著之敬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
 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峯胡氏曰
 敬以持已足叔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廣此
 心出○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

人伊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為禮強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

和為惟謹獨便是守之法○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

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

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上蓋人所

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所

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

謹之則得其所獨知之要○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

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

也○此靜時敬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

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觀其動之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
 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程子曰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
 敬也○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

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
 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敬○爾軒張氏曰
 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
 ○雙峯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
 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
 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
 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
 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
 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
 無己之可克矣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
 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
 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
 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
 海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
 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成之君○克復乾道是
 子服藥打疊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
 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

然只問克己工夫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
 得○然分箇天理人欲是則存之何曰克己復禮
 是截猶是保養全在這理未幾能保他無人欲則
 恕則猶是保養全在這理未幾能保他無人欲則
 來保外攘夷亦全在天理未幾能保他無人欲則
 政事克己工夫相資成否乎曰策莫如復禮如內修
 持敬克己工夫相資成否乎曰策莫如復禮如內修
 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一但孔
 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固無己可非禮而視聽
 言動不安能為敬又曰敬則無己可固無己可非禮而視聽
 至亦不消言敬又曰敬則無己可固無己可非禮而視聽
 不用克己此是大大敬如聖敬日躋者無所不克已之
 敬也○潘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於緝熙敬止之
 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索於淘盡泥沙方見清
 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
 得○厚齋馮氏曰在傳云顏子克己復禮乾道也
 又曰出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
 唯仲弓出門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古有此語
 顏子底便可以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
 應狹而緩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式亮難徒回之弟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仁者之學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于顏子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朱子曰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克養耳○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

訥于言意思否曰訥于言而敏于行是怕人說得多后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后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的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端仁之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聲上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

仁則又為為仁之資與此不同蓋此類欲人反求諸已彼則欲其求輔于人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厚齊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非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馮氏

曰無愧是不疚之本○魏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

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

排遣之也朱子曰平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

來○有憂懼者內有所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

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廣源輔氏曰不憂不

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

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左傳哀

年繼入干曹以叛民叛之魍奔衛遂在齊○問牛

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

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
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
出命則天之所謂之命其實一
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
而已
○震源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
字便是處死生
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盡心上篇五子夏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
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
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愛而為
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震源輔氏曰既告以

安命又勉以修身使兩盡其道
○趙氏曰若安於
命而不修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
矣
○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
難間斷則失矣恭則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
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
○新安陳氏曰
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
已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
語有疵
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
意是而
辭富矣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
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

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聲明
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

當

其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耳朱子曰
 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耳朱子曰
 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
 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觀喪明
 之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慶
 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
 人之兄弟共一箇天地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
 又只是共一箇天地父母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
 則兄弟為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
 地間皆兄弟也此意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
 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
 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
 然其為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則一耳○
 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
 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
 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至曰何患乎無兄弟
 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
 害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慙不

謂莊蔭反

想蘇路反

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慙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蒙引浸潤之譖以漸而入之深也

程子傳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群陰消剥於陽

本義曰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

雲峯胡氏曰剥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

程傳曰以沐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漸至於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將如字又漬而不驟也譖

毀人之行聲也去聲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

所謂剥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床以

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

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

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能入已

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裡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

便說破人妄殺蓋不如此人罵便說被動他打被

非謂止足食足
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

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是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而無以自立是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

棄其父矣不若死之

安 子曰安

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

能問非聖人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

據理之極而於轉轉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

毫之疑者不能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

如此谷之也 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

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

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歛使氏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此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

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
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
親其上也死其利矣必不第衛父兄手足或可目
擬以可去堅利矣必不第衛父兄手足或可目
食之可去堅利矣必不第衛父兄手足或可目
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言則食為先以理言之
則使民寧無食以死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必
以政之民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君親上之
其政之民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君親上之
爾軒張氏曰生則有死而善民俗者君親上之
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理至可得而
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
而誰與用哉○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
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
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謂一曰緩乎○後方施信於民
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猶物無土不
生為政固以民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之猶重於
死而不可頃刻無也○饑饉饒氏曰見信之猶重於
之來防禦不忽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

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
變蓋兵食外物容有缺而無信是本心之德故
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
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歲之積○不足
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足信○周人常以無事而耕
氏曰考井田之法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
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肆於司徒有
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使民
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五夫養一卒使
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隄也○信其有五夫養一
所編四字出在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也○
未再問食而孔子曰去兵非去食也○食足而
責固皆兵也○子貢曰去兵非去食也○食足而
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餓寒去也○然則
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終不忍以餓寒去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
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
以危急而不可棄也○是處常而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
處變而不失信也

論語卷之五

五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

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駟馬弗追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

鞞其郭反

鞞皮去上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

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輔氏曰有質須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

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

辨其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

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耳如是則虎豹

之賢不皆不可辨矣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

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楚宜

反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個君

高中玄曰君子非孔子言歟
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何甚異者而論猶見
言出子貢便加譏駁乃似
出向皆之偏學者不可不察
也蓋聖賢立言有正論之
者有較量而論之者然則
師愈與日過猶不及此正論
之者也禮典其者也寧儉此
較量而論之者也若儉此
中就失中而論之其者也
寧儉可也若論正理則過猶
不及者不可儉亦不可矣故

皆也詳云
方書東有
謂晉晉
衡

二即所謂什一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此公之厚歛下同聲為入上者所宜深念也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欲亦不濟事○范滂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奉其無上矣何不足之患哉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無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

楊子法言先知篇云付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貉小貉大桀小桀寡乎什天貉師古曰在東北方三韓之屬○張載七命華商之夷流荒之類語不傳於軒地不破乎正朔

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雖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束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矣○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楊子法言本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峯饒氏曰征歛無藝則又惡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問哀公之不足非不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士大取○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次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

則也在傳註云制也

是箇基本徒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徒義不得有基
本不徒義亦何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
則無徒義之實不能徒義則其所以崇也○
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
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徒義則動
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義則能高自大自有不
日新此德所以日新而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
於高也忠信是德徒義是崇徒義者今日遷入是
愈遷愈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
高矣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

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又不能自定而一死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且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不謂之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此辨之方雙峯說武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死曰崇德焉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積德之意張或有此弊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人生死辨惑者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朱子引詩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

樂休痛念... 如流水欲無... 晏子坐于路... 公曰吾以爲... 雖無太德而... 也薄其施之... 之矣後世若... 曰是可若何... 國民不遷農... 職官不滯... 善哉我... 公又多肉... 子不成而... 子庶公也... 爲太子也... 何公曰... 樂何憂... 塞大夫請... 實群公... 公于駒... 其愛之... 二十六年... 齊侯與... 如

鍾公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

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本

陳氏改爲田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

曰丙子生子景公卒兩相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

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田乞
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
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

斗

春秋左傳卷之六

五

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為田乞之家是為悼公卒子恒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闕止但為左右相田恒復修轆子力之政以平田成子公權弗能殺於是田恒復修轆子力之政以平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弑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驚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歸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曼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御邠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木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以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望紀元元年木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以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望紀元元年

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也子曰稟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峯能氏曰景公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多而不立太子故揚氏云景公知善夫之言之身以盡君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則子則子可也○雲峯胡氏曰霜堅冰至景公則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片言半言折斷了亂也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判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

折獄之意

折獄之意

折獄之意

可能也不必思此與陰折季氏不臣之心折事同言折絕其志念也蓋獄者兩辭具備其志各欲求逞今一言之下即有以屈服其各逞之斷絕其求勝之志蓋兩家是非曲直惟一剖決之間成委然聽受靡然帖息惟由能之孔寧國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不豫諾程明道曰宿謂預也非宿之宿也

子路無宿諾

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復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時○復源於平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忍欺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反形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復源輔氏曰片言折獄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也○尹氏曰小射射射音亦小以句釋句釋亦地奔魯曰使季路要平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

要要約也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左傳哀公十四年小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使冉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事於小射不敢問故死其城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其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

人自信之故也不啻諾所以全其信也勉齋黃氏信也無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什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溢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

釋杜預註濟成也

矣夫

重出 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 雲峯胡氏曰誘掖以勤以作之於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將成之於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也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君子存心本於薄故待人惡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於

曰君子克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惟欲其惡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嫉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相反也○勉齋黃氏曰君子成人之美謂迎合容養以成其善為惡之事也○鄭氏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規戒撻撻覆以止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慶源輔氏曰政其能以正已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所以得名以新安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

蔡康而曰葉字從草從木從世草木葉上生葉葉葉相承猶人之父子相繼世也故曰葉

孔安國曰欲情慾也

張橫渠曰欲生于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使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朱子曰如橫渠說是當面以季康子比盜聖人氣象和平不知此峻厲

言 ○胡氏曰魯自中葉也 政由大夫家臣效尤

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

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故謂從惜乎康子之溺於

利欲而不能也 稟氏曰書曰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

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

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

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

什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

竊 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

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

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而竊其心愧耻自不肯為

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

言以見民之必不為耳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

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 俗作孔子以

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左傳

三年季孫有疾命正當桓子之寵臣曰無死欲付

以後事故劫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妻若生男則以

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以告公而

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即位

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南氏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

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

辟 效尤字 出左傳

朱子凡曰本文欲善民善
用而字集註用則字則
便有等待曰而全無間隔
此毫釐之辨
徐玄扈曰德字虛看善
固德也惡亦德也善惡對
罔及惡德

亦正也使康子移其以利之心以欲善民豈持不正
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
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

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
作尚加也偃仆音也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鳥
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
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達為所行通
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
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

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注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則欲
化惡人以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
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則字代本字而字
而意深切著明
○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
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書第五倫傳而况
於殺乎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
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
皆自其身而求之○真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
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矣子
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
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夫

不通達而無所繫疑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樂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已

夫音扶

夫達也者實直而好義空言而觀色慮以

好去聲

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

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乎中以下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而嚴德修罔覺此審乎外以安乎內也內外交相

礙矣○柔子曰質直只是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質直只是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

意

附○牛春
李曰遠乃
違心之違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

行去聲

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
直固是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
其宜這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察人之言觀人之
色乃去更不吾人之意是與不是。○察人之言觀人之
說將去更不吾人之意是與不是。○察人之言觀人之
則只是自高更不吾人之意是與不是。○察人之言觀人之
抵○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事○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未○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既○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君○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在○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語○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而○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固○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容○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下○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詳○察言觀色只是自低。○察人之言觀人之

仁

信

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其佩之又自以為是

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

隆而實德則病矣

而行違便是不得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放退此其所以

出外而收斂無實行也。○顏色而取仁而行遠屬而內存皆

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取仁而行遠屬而內存皆

色取仁而行遠屬而內存皆

只是粗疏而將去專也。○顏色而取仁而行遠屬而內存皆

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顏色而取仁而行遠屬而內存皆

者必聞此說却好。○顏色而取仁而行遠屬而內存皆

四書大全

命吾心卷

三

達者有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
其實有之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人與
觀色之來可見處皆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
發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
是欺人而已居之不自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
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一真若自居於疑又誰
信之○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自見色取仁而
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
行遠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問者
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
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程子
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
更學何事為去聲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太
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
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為
也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事長
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
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

仁

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修為之誠踐履之
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于聖賢之域矣欲吾
勉焉以為忠欲吾勉焉以為孝欲吾勉焉為忠也故
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為孝也故勉焉為忠也故
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間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
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其向
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自得其向
不循實理而務外妄求之意則為名而學則自得其向
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尹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
實之事克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
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子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

慝辨惑得反

四書大全 論語卷之十一

鹿鹿亦作牖
作粗

一本如此

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
若終檢點他人自家這裡便疎心便罷了○慶源
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
則輕故惡常匿于心終有心去攻人之惡則于己
之惡便自治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
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慶源輔氏曰人
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
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于忘身及親
此辨惑者所以樊遲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
當懲其忿也樊遲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
皆所以救其失也慶源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
責已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范氏曰先事後得
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范氏曰先事後得
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
自省悉井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
去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

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
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
之事乃其目也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
子曰子張誇誇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着實做工
夫平日喜怒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
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魂之是鄙俗粗暴底
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者言知下文知也知並同之務問愛
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體與用雖是二字本
却不告以仁之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仁

曾氏曰名幾字吉
南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
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佩耳宋子曰愛人則便有所
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
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朱子曰每常說
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
面有仁也○愛人知人智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
去愛他此二句自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
聖人只此二句所以為聖人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
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夏曰
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未子亦平答之及再答
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
獨歸重於知曰唯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

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
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
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

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
枉者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該仁知故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

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

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于夏

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

嘆聖人之言。所以愛人。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

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

不仁之功。其於仁。明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

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伊

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

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于

夏之意。于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

弗知。弗措者。與。○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

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

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

也。○獲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

也。包涵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

枉者化。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

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

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

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

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反。又問矣。既問於

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雲峯胡氏

人是分言。仁知之用。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是合

四書大全

論語

七十

楊慈湖曰不可而不止亦忠
而笑而失於過是謂私欲
故聖人止之
恭虛希曰不可非不肯也
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
鄭申甫曰不可則非棄之
也機未投且俟之尚可后品

同自一體指其心兼仁知而言則為全體之聖各就
其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克全
為之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足者
體之知者不自知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
自仁知者不自知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
以兼乎知不足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

止無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
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而見疏曰游
友數斯則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
疏矣則自辱矣又教道得善始得○慶峯統氏
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
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處以彼不從而
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
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有深思大率欲伸已
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者數必取疏知
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
不易耳○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
盡善內外皆兼到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輔氏曰為仁由己朋友致能輔我以為仁而已
○事○新安陳氏曰會友致能輔我以為仁而已
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修德皆以資於
仁而力於斯則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吾知
助如斯則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吾知
取友以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
則有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

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類其講學輔仁之功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朱子曰先之是率他欲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之為先其行勞之為類雙峯饒氏曰集註以先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農政師後之類是也政裏面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朱子曰先之是率他欲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之為先其行勞之為類雙峯饒氏曰集註以先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農政師後之類是也政裏面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

無倦而已未嘗復扶又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朱

曰先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南軒張氏

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請

勇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以先告之凡事使人為之則

易身親之失也○雙峯饒氏曰但告之皆是不便於已

底事所以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大凡事使人為之則

曰子張堂終怠○夫行不容告之以勉之○况子路勇者

張火誠心故又加之以忠子鏡於始而怠於終故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朱子曰先有司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所歸凡為政隨其大小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其來過失誤也大者於事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為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

人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已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爲舉才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克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潤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馬於慶反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新安陳氏

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

賢才所知之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是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見
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去邦只
在公私之間爾宋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
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心各舉其所知則
天下之事無不舉矣然必自無以知而後舉之則
與邦喪邦蓋極言之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
多矣未必不由此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
其害有固難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也○蔽於小則
者用之特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不以警學
人之問聖人則以自已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
才之問聖人則以自已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是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見
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

見

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

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蓋經筵

以感切君心者至矣○范氏曰范氏蓋經筵

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

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范氏曰

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入出矣○范氏曰

仲弓子貢子路用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未

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能如閔子之甚此可以見其

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甚此可以見其

若頹子之賢而康子不能如閔子之甚此可以見其

其孔門之賢而康子不能如閔子之甚此可以見其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曰書曰大...

黃峯曰不稱其父而稱其祖乃曰不父其父何則禮猶在故也父廟曰稱未死何廟也必正名乎此句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公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人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乃禮其祖新安陳氏曰其父也前贖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也父廟曰稱輒繼靈公是稱其祖名實案問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去聲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何氏曰凡事皆亦不特衛輒父子為然齊氏曰祖非稱也而君之其父非非也而雖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大於是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未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二十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

實而事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凡

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不正凡實案則名不正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不正凡於名最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主也實字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却教他取火來此便是一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為賊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不可專指此大凡一事才得去吳氏曰名正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名正

禮也言
順樂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不成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刑罰不安頹處禮樂不與則無序不和如此則刑罰安得不顛倒
一箇序樂只是
不施於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

蔡虛命曰君子之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字着力說○名之言之字虛如云行之有常言之有實之字

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物得理而後和之謂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理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利及小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探達治體如此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新安陳

指名之言實指可行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新安陳
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必可行照應前面

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
名正言順則事來蓋於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
餘必無往而

○胡氏曰衛世子蒯若怪贖五怪耻

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十四年衛

侯為野人南子本宋女召宋朝宋公子太子蒯贖
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求子猪也喻南

子盡歸吾文殺文老也殺壯豕也喻宋朝太子蒯
之謂戲許宜反賜速曰太子家臣從我而朝少君

少君見我我顧速不殺之速曰諾乃朝未人走人見
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入見其色啼而走曰蒯

贖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靈公欲立公子郢以并
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靈公欲立公子郢以并

公次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贖之子輒
以拒蒯贖在傳東公二年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

曰即不足以為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
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

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存之則必聞之且亡夫
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

扶音蒯贖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
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

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主請于方伯
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

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
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徒知食為不避其難之為

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問胡氏說使孔子
之即謀逐之此豈近于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用

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
可議也采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
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
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
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
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
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

焉

文蓋

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
 了孔悝即出公之黨他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爲
 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爲
 迂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因胡氏說蓋以其辭嚴
 義正可爲萬世綱常作主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
 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爲之則可通考
 氏公遷曰此見聖人救亂之本衛輒之事兩見於
 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爲衛君是
 論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輒之事非夫
 子不能正夫子之心非子責不能知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

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朱子曰後智力於農圃
 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
 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宛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高中云曰問樊遲聖賢
 者何乃斥之爲小人曰小
 樊須也務細事之小人也
 母爲小人儒規模狹隘之
 小人也言必信行必果徑
 小人哉固執之中人也皆君子
 之流也學者須要識得

小人謂細民子學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
 是以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
 是自此小人之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張氏曰孟子
 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
 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
 人深斥樊遲者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
 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

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穰居文反

焉於庚反

好去聲耳

夫音扶

禮義信，木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
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強織縷為之，以約小
兒於背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非
大人之德，其孰能之。○復峯饒氏曰：居大人之位，
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
自耕哉。○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
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
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
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必問矣。則不能以三隅反
矣。故不復下扶又反。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
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
前所言者，如二不意有在也。○勉齋黃氏曰：貧而為農，
圃之事亦未為過者。樊

蓬之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故告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
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長於風聲，諭故誦之者，
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
如小夫賤隸，問巷之門，至鄙俚之事，君子平且見
目所不聞，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君子平且見
人所不修，德于已施于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
為惡，吾之惡，所以自修于身者，如是而為善，如是而
是惡，吾之惡，所以自修于身者，如是而為善，如是而
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

和平

達于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
對曰于詩有得必是于應對言語之問委曲和平
言于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
以知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故誦詩而有得則
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失故誦詩而有得則
于忤長于風論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不至
語○慶峯氏曰詩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不至
而有所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情在甚處在惡者
處所得之則心施之不善矣是謂能順民之好而
其所惡之政無不致使善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
曲靡則流于弱而致使善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
委靡則流于弱而致使善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
而非禍于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
非誦詩而有所得于詩人命辭之體正得體不辱
諸國往來多尚辨令故夫子併指此為讀詩之助
問專對曰使有正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
如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
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
自然有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
用為字只語助辨以訓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

所

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

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太患也程子曰今人不曾讀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誦詩後須達于

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詩太抵讀書只是此法

後便不面牆方是有讀詩未讀詩太抵讀書只是此法

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

何其少耶冠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

耳為之耶為己耶誦詩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

貫者之不同而已耶誦詩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

書不厚焉馮氏曰誦詩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

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整正之而係於風雅頌
之末云者豈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教者必
能為慈祥多易三百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教者必
三百篇固多易三百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教者必
千三百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理而
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耳

經耳

許昌曰魯國周禮所在
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
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
國之政與衛同此夫子所
以歎也

蔡康齋曰合者初湊
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
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
文采也當則有餘盈溢而
文生矣故曰美○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與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三有字言家中所有家
中百爾器物用度之類非指所居之室言也善居室言善為家也朱子小註有以牆壁言者是亦特舉其一耳非專指此為居
室也味大文有字說得自
寬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

南軒張氏曰從遠之本不繫於令繫於所以示之
何如耳○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
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
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
公孫于制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
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矣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木天苟聊且粗坐五略之意合聚也完

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
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
欲易足而有節自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

曰居室務為全美是為外物所累
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

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
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備矣○問公子荆
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朱子曰常人
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于荆自
谷而完而美循序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
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

季札適衛事見左傳襄十九年

蔡清曰夫子入其境見人
民生聚之衆因嘆曰庶
矣哉

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室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其他無所長乎○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稅賦歛聲以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之履峯鏡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謂五畝之宅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

之履峯鏡氏曰制田里是富之原不制田里則義各

地不立學校則教非藏富於民矣田里制而薄

義然學校雖設而徒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

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富之兩相則因皆不可

聖賢南軒張氏曰庶而矣則當富之序也○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厚也○

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者乎通考曰仁

山金氏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其口里居
 出布帛以養其體薄稅則省其兵後薄歛則不多
 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授田
 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
 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慶源輔
 生師教君治為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
 ○或曰庶富教是也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
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
京之教無聞焉前漢文帝都長明帝尊師重傅臨
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東漢禮儀志明帝永
 平二年三月上始率
 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
 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明帝紀三老
 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
 天子之學名三老五更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
 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
 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裹輪令老者坐而安穩

醕士刃切以酒曰醕以水曰漱
 醕演也言食畢以酒演養
 其氣見曲禮疏

唐書考作老

受唐書作授

全集言滿然如塵之冥合
 眾多貌見韻會小補
 熠字下唐書有然字
 絕唐書作後狄人作秩

也天子迎于門屏交禮報拜也道自阼階三老升
 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
 九卿正履天子親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音
 胤嗽也祝饗在前祝饗在後老人食多鯁饋故置
 人于前後祝之使不鯁饋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
 禮亦如之明日皆請闕謝恩以見遇太尊顯故也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唐書儒學傳貞觀六
 年詔罷周公祠初祀
 周公為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
 師盡召天下博學之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
 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
 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
 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
 貢限四方秀艾校策負素琴去聲集京師文治熠
 于貴反勃與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
 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箏鐘堂者凡八千餘人紆
 絕袂曳方履闕問狄狄教亦至矣此下總然而未
 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教亦至矣此下總然而未
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
去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聞

熠光貌

員子權切
 入官教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
有成治功成也前朱子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
足兵強教行民服聖人做事都華得盡到三年便財
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南
軒張氏曰暮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
之所成者即其暮月所立之規模也克之而已矣
○東陽許氏曰暮月而可謂與衰撥亂大倫○尹氏
常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倫○尹氏
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
蓋為去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少蘊葉氏曰因衛不
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
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

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來公以夫子為中斷
一年而四方則之矣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
魯侵疆及為司寇游羔豚弗餼賈男女行者別于
途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于三年之久
哉○雲峯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為衛不
能用一為魯不能即此
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
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
有是言而未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
黎民醇厚幾平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為問善人之

李商隱曰如有王者是興道致治之王不可謂易姓受命之王恐傷當代

蔡康肅曰大註小註說到成康不知堯舜獨不謂之必世而仁者乎堯舜相繼且在位一百年或五十餘年當時黎民於變時雍無為而治比屋可封人土君子非信何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可勝殘去殺程子曰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善人
不踐跡亦不入于室之也○問集註謂民化于
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
子曰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善人未易至此
殺之不忍利之未便得如此善而不知為之者此
聖人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善而不知為之者此
積累到此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善而不知為之者此
罪我之善化足不勝殘去殺○夔峯統氏曰勝殘
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
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
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
位以上更去不得○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
惡而也善人之功如是若失聖人則不待百年其
化亦不止此○新安陳氏曰上三句說本章下三句
即一世比不此此即仁澤決也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說文三
而一世從世之仁謂教化決○程子曰周自文武
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朱子曰自己之仁
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行融液洞
理而無一物之所謂仁者舉一世而固無一人之
不然而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固無一人
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
教化決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他仁字不
同蓋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備以
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于善如人一身之間生
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
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
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王苗既格然後東
漸西被南暨北訖致治之仁○或問三年必世遲
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或問三年必世遲
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

中庸卷之九 命語二 九

而化行也漸反將庶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于肌

膚淪于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

以能致之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于仁非仁心非善

人之疾而使之不至于一死也仁則如人元氣無

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

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通考宋氏公遷曰三

年有勇知方是勇于義者作為之效五年七年而為政于天

下是師文王者作為之效皆非善人之可能也此

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程氏復心曰三年有

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

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

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何異而復出之朱子曰某氏以為此章專
為臣而發理或然也○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為政
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于此言蓋
為大夫而發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厚齋馮氏曰

故其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晏晚也政國

政事家事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通別言之則大

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事

陸象山曰魯國無政所行
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高中去曰此章首尾無季
氏字而曰朝季氏之私朝
也云云則豈非特地相加乎
然則如何是事日行之常
也曰冉有亦入魯君之朝乎
曰何為其不入也冉有仕季
氏固魯臣也冉有仕季氏
故特責之耳高以竊取象
萃澤曰如曰作於其政事
其事之類別言之

焦海園曰議手私室者多是陰謀詭計若到公朝恐為公論所屈而不敢發且或幾事不密而害成也

蔡清曰魏徵獻陵之對與視九功而不視七德意亦略同

夏九範曰禮之所云疑亦指國家非常大政在朝臣所不能決者而言若一與聞則其在位何別

蔡清曰再有退朝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大凡以臣見君曰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希之說欠稽考且此是記者之辭

蔡清曰詩曰如幾如式幾期也式法也楚茨詩傳云神之錫福其來如幾其多如法也法謂法度世間法式何限無一物無法無一事無法故曰其多如法此幾字與下文兩不幾字幾字同此意可孰讀為作文之法國語晉太公問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君若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水鳥護鳥曰后克難厥后臣克難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

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夫子為弗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后既堯帝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母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其所正名分扶問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訊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

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言若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小雅言一言之間未

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回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

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臣不再拈及為

喪去聲下同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

其言而莫予違也

樂音日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

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而興喪之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

驕而臣曰諂丑險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

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

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謂說或

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

之幾或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

氏說邦未必遽興喪則似以幾為近又曰興喪之

源分于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所發明與○似以幾訓

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與○似以幾訓

與邦喪人說話直謂是平無些子高與低謂一言便能

可又如唯其言不可謂一違固不可與然善而莫之違

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

不令分毫有偏○果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量

于治矣使其能用未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已之

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俊而魯其或與也惜

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

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未子而不克終也

家語孔子吳荆之地廣而
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
故畝在悅近而來遠

四書大全 論語第七卷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見形
音義並見第七篇見形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
來也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
黃氏曰此非有意于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說且來則此非有意于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其效如此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謂
其所以致之何也○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待
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于入楚接輿
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
夫○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于
而求其說也夫人心之說遠來不行而所行皆
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弗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

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
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南軒

曰欲速則期于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
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勉齋黃
氏曰事之久而速有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
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
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相因總要
事不成也○雙峯饒氏曰見小利便處所以急要
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利便處所以急要
效若是習中有遠大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
規模自然是急不得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
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四書大全 論語第七卷

七二

呂氏春秋蔡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貸之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之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為人姓名見代辭編

呂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紛兄先有紛兄之曲不必問其所紛之事也蔡虛齋曰有因而盜曰攘非穿窬而盜也如入室中見可欲者隨手取去又如拾遺亦是如攘難便是他人難入其家便掠而殺之

衛州吁弑桓公石碚之子厚從之出奔碚執而殺之魯隱四年也

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慶源輔氏曰居之而易得倦行之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證也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新安陳氏曰過于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已者告之也○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于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為法兩澳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

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警殺殺人辨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問子相隱之說宋子曰刑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于汎而不切然狗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邪順其情而皆可以為直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不備之父子皆非其情而反陷于曲矣而可乎

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無謂無曰直直

徒 邪 應問章 盡心上 推

蔡清曰若父為弑逆之謀而子亦將不隱乎白如唐李懷光之子瓘是也胡致堂曰嗟乎李瓘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

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乃人之細行父子之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之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兼公徒知一偏之曲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尚于正理一有所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謂曰父子主恩于理當相隱于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問父當為子隱而石碻泣殺子厚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主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為子止孝為臣止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直天理也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華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惡為私而君臣之證父之惡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

義塞矣

程子曰果有外其踞而心正者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充積盛滿而後發于外然主于中者却是本○敬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主事○自誠身而言則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湏更離可離非道如何雖之間斷在夷狄也只是這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道理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陳氏

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
 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于外者敬只是恭之存于
 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
 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雙峯饒
 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于形容上著
 恭及至事來則此心無所為至于接人則此心
 為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于接人則此心須
 人猶已不可容些欺偽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
 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于居處時容貌恭肅則
 便在居處上于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
 便在應事上于與人時能盡此心而無所欺偽
 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
 仁便無間斷○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
 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
 時敬也執事敬動靜時敬也忠即恕之躰恕即
 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時敬也忠即恕之躰恕即
 無間斷則私意何所○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
 容而仁豈外是哉○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
 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粹反而盎背推而達
 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

蓋上其生也也將然見
 於面盎背朱子曰粹然
 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
 溢之意
 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蔡虛齋曰克之則睥面盎背以自脩而言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以及人言徹上徹下此上下以地位言所謂上下二理也

大則堯舜不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
 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粹盎
 于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此皆是徹上徹下
 [通考]吳氏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成
 德無二致也○程氏復心曰徹上
 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朱子曰
 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以恭
 敬忠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于愛人則
 又以其發于外者言之○雙峯饒氏曰即此三者
 便是先難底事至于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
 去○賈軒泰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
 所稟之資而發也樂運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
 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循
 化工之妙物各付物于此見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
 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慶源輔氏曰志存于隱而才見于顯且志易肆而才難疆故常人之志患在于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不能為行已有耻則是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為也子貢能言新安陳氏曰不獨貴于能言蓋以貴于能言而已行新已陳有耻為本也○朱子曰行已有耻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雙峯饒氏曰有耻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為鄉黨稱弟為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為本立此外無材可見故謂其次朱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峯饒氏曰

行已有耻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克角者小人言其識量

去聲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

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縱

不復扶又可為士矣蓋士之所以為士者本末二字

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為士者

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
之小節，然與謔奇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
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未
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

足算也。

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
去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
也。筭，數聲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聞於人者。

夫子生是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問程子謂子貢欲為

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
段平實了。渠見行已有耻，使不辱命，不是此小
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實處做工夫，
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却問錯了。聖人
便與他截斷。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

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

極高而行，去聲。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朱子曰：狂者志

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雙峯饒氏曰：行不掩非
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
七分蓋那十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

蓋下朱子曰：進取謂求望高遠。

道行盡子在

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
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者
之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
而已也朱子曰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
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
激此極難得之人也○狷者雖非中道然有筋骨其
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
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
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
狂狷尚或因其有為之資裁抑而歸之中道○雙峯
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
處狷者知未及是過處裁抑而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狂
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近道矣○狂
志狷者不為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
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盡是怕事底人雖不為惡

牧皮朱子曰未詳人物考曰
力牧之後孔子門人

亦不足與為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新安
氏曰進取進而為以取為善也狂者知之過而
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
厲之使往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
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則中道廢乎可得矣次謂如琴張魯曾牧皮者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如琴張魯曾牧皮者
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又次謂狷者○謝濟黃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
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歎中行之難得思狂狷者
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
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特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
於學是皆未子之所棄也恒胡登反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持
嚶嚶然
言大也
狂

四書曰大全
論語卷二

蔡清曰南人之言非以巫醫為小蓋以其重也故註亦推其本意云尤不可以無常此無恒謂無常心也○南人之言似專指為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不用而可也古今醫統曰精於醫者曰明醫善於醫者曰良醫醫者君保相曰國醫粗工味理曰庸醫醫擊鼓舞起痲疾病曰巫醫朱子岐而二之似未當也此言似有理故取而載之本義曰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傳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中溪張氏曰不恒其德則或承受其羞辱矣

巫醫善夫

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朱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其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言于大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二爻辭承進也朱子曰承如奉承承也○夔峯鏡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蔡清曰一說無恒而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矣南軒新安皆如此說此說較優些蓋不占二字說得切如未占而有字之義但恐其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加子曰以別必列易文也其義未詳南軒

復反加子曰以別必列易文也其義未詳南軒

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

畧通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此恒卦九二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乎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毗至之意南軒張氏曰和

之實

勉齋黃氏曰不以善者之好皆惡而定其
 善者循理故所好者如已之循理者也不善者之惡蓋
 欲故所惡者必不如已之欲者也是此其所以為
 賢也○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此其所以為
 人鄉人之皆惡恐是詭世矣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
 惟御人之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
 實矣不方必其人之賢也○西山真氏曰必善者好
 矣方不方必其人之賢也○而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
 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厚
 齋馮氏曰子貢方人也故所問如此夫為人自幼及長
 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故所問如此夫為人自幼及長
 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不
 善各以類合求之于此二好一惡不能皆當唯善不
 雙峯輔氏曰子貢之問以為賢者必為鄉人之所
 好今鄉人皆好之還可以為賢乎又問如此則鄉人皆惡
 似忠信行之以為賢者不免媚世以取譽故謂鄉人
 皆好未可遽以為賢乎又見有幼而不孫弟長而
 無述焉為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
 遽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皆好之則以類從類

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
 其必為賢者而無疑也○賢軒蔡氏曰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
 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故不善者惡之也
 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
 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
 惡之耶

易去聲

說音悅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

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

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

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故

難悅怒故易事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悅天理人欲之

間每相反而已矣事小人便愛此便宜人便從那

者而言言○及峯韓氏曰說不以道不說

至無可用之人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湛甘泉曰剛仁之斷也毅仁之果也木仁之本也訥仁之藏也由是而勉焉仁不遠矣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富貴貧賤安于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

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

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

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

樸正角切
木漢斷影
為樸

間在庚

馳故近仁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却
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
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
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
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象
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剛強勁
毅堅忍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屈之意木訥
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
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
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唯上智之
資氣命于理自然合于中和而不墮于一偏其不
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和而物未嘗不溫然
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
嘗不粲然而宣朗也若資質之美則拘于一偏而
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
全體可也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
色訥無巧言雲峯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
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新安陳氏曰反觀
之則柔脆華辨之遠於仁可知矣通言朱氏公遷
曰仁以質之美者言之餘如善人有恒者皆是也
然此亦是質之偏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
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
偲兄弟怡怡

偏於惡者為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知生知安行者足以當之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則易賊恩朋友有善柔之損則朋友怡怡矣故又別列而言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懈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諂之意之懇到有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而有相親之意

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
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
曰所謂士者涇涇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
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
著見耳子路負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
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雙峯饒氏曰切切
當如怡怡如也只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
爵有五士居其列別其義○禮軒蔡氏曰黃氏云
可貴也與賜優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
耶則由與賜優為貴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為
問何也至夫子與之答之者不過於行已事君入
孝出弟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
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兄弟朋友之謂也
所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敷五教夫婦也朋友
所以明倫則謂之司徒必捨是於敷五教夫婦也朋友
然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謂選
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
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
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通考曰金山金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
上敬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
足即于弓矢干戈
其長故可以即戎
雙峯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為

親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
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
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新安陳氏曰善人
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
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
兼盡且必七年而後可○**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
御戎兵其可易言哉

度待洛其時可矣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
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
宋子曰如此等也須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則推得出那
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則推得出那
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
之極功不啻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謂也○厚
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
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菴月三年百
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
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
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
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
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雙峯饒氏曰
欲論其作為只前面說底便是菴月而紀綱布三
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為久
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
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
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之久近之效○雲峯胡氏曰
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

其民也厚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

孝弟行義朝則坐於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

如之若既成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農復罷亦

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事故無不教

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厚

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

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君臣父子長幼之義

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以棄之節制如

而已矣○厚齋馮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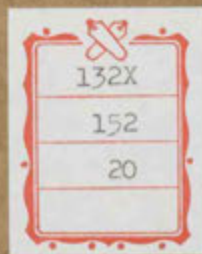
之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

132X
162
20

四庫全書
大全子卷

壬申徂冬為半井壽菴講了





132X
152
20